

啊，安徽！

——一位华侨回乡的日记

可爱的祖国丛书

中国少年出版社

K928.9/28



啊，安徽！

——一位华侨回乡的日记

韩贤忠

插图：宋子龙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黄山玉屏楼

袁廉民 摄

啊，安徽！

——一位华侨回乡的日记

韩贤忠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25印张 42千字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0.24元

给少年读者

我们可爱的祖国象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这里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有滔滔万里的大江名川；有一望无际的良田沃野；有星罗棋布的岛屿湖泊；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有密如蛛网的水陆交通；有景色秀丽的名胜古迹；有美丽繁华的古都名城！……

你想遍游祖国这个“大花园”吗？那就请你看看这套丛书吧！它将通过生动的文字，优美的图画和照片，带着你到长江、黄河去旅行；带着你到万里长城去鸟瞰祖国的大好河山；带着你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去参观；带着你到西双版纳去访问；带着你到祖国宝岛台湾去游览；带着你到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去巡礼；带着你到“人间天堂”的苏、杭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去领略那里的秀丽风光！……

看了这套书，将会加深你对祖国的热爱，将会更加激发你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热情。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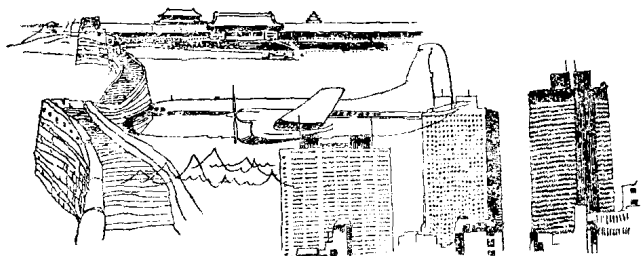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DE 1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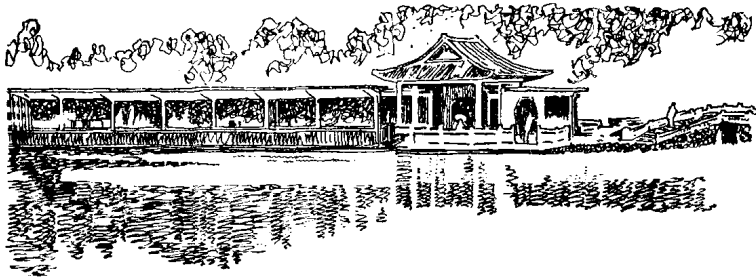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1
啊,安徽!	2
迷路	7
游包公祠	14
富饶的巢湖	20
牡丹花和仙人洞	26
淮河三峡行	32
凤阳古迹	41
琅琊山下醉翁亭	48
大别山里的新奇事	54
铁画的故事	61
雨中访采石矶	67
九华钟声	73
纸中之王	79
高高的云岭	84
黄山“四绝”	90
再见了,安徽!	97



写在前面

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四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为了求学，我到了美洲。后来，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城定居。三十多年来，我虽然人在国外，可是我的心哪，一直思念着祖国，思念着生我养我的故乡——安徽。有多少个夜晚，我在梦中，梦到过我童年时候的小朋友，梦到过我在合肥读书的母校，梦到过淮河的帆影、黄山的云海，也梦到过啊，我家乡的人们早年那一张张熟悉而瘦黄的面孔！……我是多么渴望有这么一天能够回到故乡，重游旧地。我盼哪盼，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回到了离别三十多年的祖国，在华侨旅行社的热情帮助下，我访问了我的故乡——安徽省的许多地方，写下了这些日记……



啊，安徽！

四月十七日 晴

昨天傍晚，旅行社的同志告诉我，今天中午，我将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从北京飞往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去访问我离别了三十多年的故乡。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高兴啊！漂泊海外这么多年，今天，我就要回到故乡的怀抱了。

由于过度兴奋，我躺在床上，一夜也没睡着。半夜过后，我干脆爬起来，打开电灯，翻看安徽省的地图。我凝视着我几十年来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安徽地图，只见那山地、丘陵，连绵起伏；河流、湖泊，纵横交错。长江从它的南部腹地穿过；淮河，从它的北部横贯全境。在这两条江河中间，有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安徽省的西部和南部，则是丘陵和山地；北部是辽阔的平原。

看着这幅地图，不禁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讲到安徽省地形时候说的几句顺口溜：

两根筷子夹只碗，
屏障在西也在南。
东面不平北面平，
铺金藏宝凤凰恋。

当时，我年纪还小，不大懂得这四句话的意思。现在想来，还真是形象地把安徽省的地形特点说出来了哩！可不是么，头一句的“两根筷子”，指的是长江和淮河。这两条江河，一南一北，象两根筷子一样，横在安徽省的腹地上；“两根筷子”之间呢？夹着一只象碗一样的巢湖，所以说它是“两根筷子夹只碗”。第二句——“屏障在西也在南”，是指安徽省的西边，是连绵起伏的大别山，长江以南是低山丘陵。这些山地和丘陵，象屏障一样，挡在安徽省的西边和南边。“东面不平北面平”，是说安徽省的东边，是高高低低的丘陵，而北边则是平原地区。至于说到第四句——“铺金藏宝凤凰恋”，那更是恰当了。因为安徽是一块十分富饶的土地。它气候温暖湿润，大部分地区庄稼一年两熟。盛

产稻麦。地下山中，埋藏着四十多种矿藏。象煤啦，铁啦，铜啦，镍啦，锰啦，等等。拿煤来说，光淮河流域的地底下，就蕴藏了三百多亿吨。这样富的地方，还不是“铺金藏宝”的地方吗？中国有句古话：“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既然安徽是一块“铺金藏宝”的宝地，吉祥的凤凰鸟，当然留恋这个地方，赶也赶不走了。

想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我们安徽省用凤凰起名的地方很多。什么凤凰岭啦，凤凰坡啦，凤凰寨啦，等等，全省的地名，带“凤凰”两个字的，大大小小就有十几处呢！

可是，就是这样一块“铺金藏宝”的地方，在旧社会，却没有给安徽人民带来幸福；用“凤凰”作为地名，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吉祥！相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当年的故乡，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十分悲惨的。

在那些悲惨的岁月里，安徽有些地方，流行一种“门歌”。“门歌”就是一些穷苦破产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卖艺求生的时候唱的歌。他们站在富人家的门口，先喊一声“老爷太太大发财，金银财宝进门来”，然后就敲起小锣，唱开了小调，以讨点残汤剩饭充饥。还有一种卖唱的小调，叫凤阳花鼓，双条鼓一敲，曲调可凄苦呢！其中有这样几句唱词：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咚咚锵，咚咚咚锵，
咚咚咚锵咚咚锵)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着)花鼓走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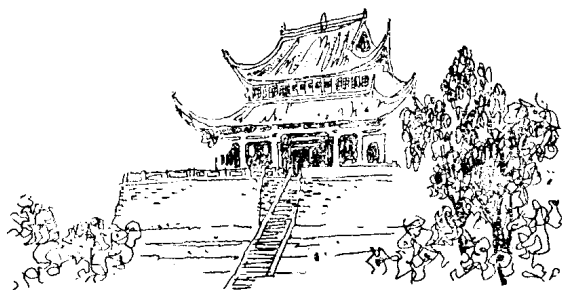
听着那如泣如诉的词曲，真叫人心碎哩！

过去，安徽省境内，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地名。什么寡妇村啦，光棍岭啦，……当时，我也不明白这些地方为什么喜欢取这么不吉利的名字。后来，解放了，我在国外看了国内介绍故乡安徽变化的报刊文章，这才知道，原来这些地名，都是安徽人民解放前痛苦生活的记载。那时候，安徽不少地方有血吸虫病。男人们终年在稻田里劳动，碰到寄生在钉螺里的血吸虫，就会染上血吸虫病。在旧社会，得了这种病，那是没有办法治的；加上贫困的生活，再壮的汉子也抗不了几年，就会死亡，于是整村整村的，只剩下了妇女。“寡妇村”的名

字就是这么来的。“寡妇村”，在当时的江南，可不是一两处啊！至于“光棍岭”，那同样是凝满了穷苦人辛酸血泪的地名！有的是因为山区穷，娶不起亲；有的是因为当地有血吸虫病，谁家的闺女也不愿意往那儿嫁……

我想着，想着，不觉天已微明。我拉开窗帘，只见街道两旁的路灯，闪烁着耀人的亮光。我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呵！几十年了！那段悲惨的历史，如今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安徽，已是青春焕发的崭新容貌了。四月，正是百花闹春的季节，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登上飞机去合肥了，让春风伴随着我回到故乡，去做一次愉快的旅行吧！





迷 路

四月十八日 晴

昨天下午三点钟，飞机在合肥机场徐徐降落。我随着乘客们走下飞机。我们走到客机舷梯口的时候，心情格外激动。我望着洒满阳光的机场，心里不禁默默地喊着：啊！生我养我的故土啊！你的孩儿回来了，你的孩儿回来了！

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这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早在汉朝以前，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兴盛的水陆码头了。由于历史悠久，这里的名胜古迹很多：有《三国志》里写到的张辽大战逍遥津的古战场；有曹操训练水军的教弩台；有建筑宏伟的明教寺；还有古今闻名的历史上的清官包拯小时候读书的香花墩和包

公祠……

我在华侨旅行社住下以后，接待我的青年向导小艾，笑呵呵地要我先休息一下，明天陪我去包公祠玩玩。他还告诉我，包公祠现在已经成了包河公园，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算远。可是，我哪里等得了明天，我草草地洗了脸，就独自跑到楼顶的平台上，想居高临下，先看看合肥市的全貌，然后去包河公园逛逛，因为那里是我当年上学每天经过的地方。

谁知我登上楼顶平台，极目望去，不禁使我楞住了：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合肥仅仅是一个只有五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城，人口也才五万左右。满城都是狭窄的小巷，房子多半是茅草盖的，又矮又破。当时，全城唯一的一座“小洋楼”，也只有两层楼，还是一个来中国传教的荷兰修女建的。可是，今天的合肥，已经是高楼林立了。当年的那座修女小洋楼，再也不显眼了，要想找到它，简直象在竹园里找一根刚出土的小竹笋一样困难。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下平台，出了旅行社的大门，想到包河公园去。旅行社的大门外，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路两旁栽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树冠十分庞大，枝叶隔街相衔，为这条车水马龙的柏油路搭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穿梭一般的各种车辆，奔驰在绿荫

遮盖的马路上；穿戴艳丽的男男女女，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漫步。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鲜。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合肥过去根本就没有一条——不，应该说没有一寸柏油马路。大街小巷全是黄土小路。这些路“晴天一尺土，雨天满街泥”。雨稍大一点，阴沟里的臭水就漫到街上来了。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正碰上下雨，满街满巷，全是泥浆。我没走几步，雨鞋就被路上的烂泥巴给“焊”住了。一拔腿，鞋不见了。我弯腰象摸鱼似的在污水里摸了好久，这才把那只鞋找到，可是，全身已成了落汤鸡。

我顺着这条马路，一边往前走，一边回想着过去的那些情景。呀！那一张张枯瘦的面孔，又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记得那还是我小时候，合肥这满地黄泥的大街上，走着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乞丐倚靠在街头巷尾，伸出满手污泥的手掌，向路人乞讨。更加叫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卖儿卖女的逃荒农民。他们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在孩子的头上插上草标，蹲在街边，等人来买。

我想着想着，不禁走到了一座五层楼的百货公司门口。我抬腿走了进去。商店的橱窗里，陈放着当地的各种各样产品。这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在解放以前，合肥的工业，那真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

啊！不说旁的，就连牙膏也生产不了，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想到这儿，我专门去到卖牙膏的柜台前。售货员见我走过来，笑着问我：

“同志，你要买点什么？”

我说：

“买支牙膏，要当地产的。”

那位售货员一听我指名要“当地产品”，神情显得有点奇怪。他用手指着玻璃橱窗里的十几种牙膏，说：

“这些都是当地的产品，你要买什么牌子的？”

我抱歉地笑了笑，说：

“哦，谢谢你啦。我是安徽出去的华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记得安徽过去是不生产牙膏的，所以才这样问，麻烦你了，很对不起。”

那位售货员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

“这没有什么。”接着，他热情地对我说：

“解放后，我们这里的工业发展很快，如今，牙膏已算不得什么了。这里的一楼，有合肥产的自行车、仪表；二楼有合肥产的手表、电视机、收音机；三楼有合肥产的呢绒丝绸和各种布匹。全市的纺织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电子工业等，也很发达。有的产品，还畅销到海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呢！”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只觉得脸上发烫，心里热

烘烘的。是啊，一支牙膏已经很难测验出故乡几十年的工业发展飞跃的速度啦！

我告别了那位售货员，走出了百货公司，想径直到包河公园去。我自认为对去包河公园的路很熟，上学时候走过多少遍了，还错得了！谁知我穿过一条马路又一条马路，坏了，如今这些马路样子全变了，条条马路都是绿荫如伞，两旁楼房林立。一会儿是剧场，一会儿是医院，一会儿是体育场，一会儿是科技馆，……我走了好几条马路，还是不见包河公园的影儿。我正在纳闷，想找个人问问路，忽然一座青砖高屋的老式院落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停步看了看，啊！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北洋军阀的一个头子、曾做过当时内阁总理的段祺瑞盖的段家祠堂。这幢建筑，别看现在不显眼儿，可是在当时的合肥，也象大军阀段祺瑞本人一样，气势赫赫呢。找到了这幢房子，再找包公祠就容易了。因为我记得包公祠就在这幢房子的南边。

为了节省时间，我搭上了公共汽车。上车一打听，瞎，又错了！原来我乘的公共汽车，是开往火车站的。我想：干脆，将错就错，到火车站去看看也好。

不一会，汽车就在火车站停下了，我下了车，一看，又吃了一惊。因为在我离开合肥的时候，火车站还是一幢四间漏雨的草房。仅有的一对客运列车，只通淮

南和蚌埠,而且跟害疟疾一样,三天开,两天停!交通闭塞极了。可是现在不同了。从车站的火车时刻表上就能看出,这里不仅有每天对开上海、北京的快车,而且有通省内江南和淮北的不少新线路。铁路、公路、水运、民航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一位中年人见我总是瞪着火车时刻表看,关切地走过来问我:

“同志,你准备去哪里?”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已被他胸前的一枚绛红色的校徽吸引住了:“合肥工业大学”。

噢,合肥有大学了?过去的合肥,不但没有大学,连高中也只有一所呢。于是我问:

“贵校在本市?”

那人打量了我一下,点点头。当他听我介绍是外出多年的华侨的时候,热情地说:

“合肥已经有八所大学了呢!中小学教育更是普及。仅大学教职员工的数量,就比解放前中学生的全部人数多一倍!”

我告别了合肥工业大学的那位同学,缓步走出车站的候车室。这时候,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一齐涌现在我的眼前:变了,变了,故乡的一切都变了!可不是么,记得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也是四月。那时候,我